

文韵滋养生活

周华诚



杭州老城区南边的复兴南街，是一条烟火气很足的街巷，短租数百米，拥有几十家小菜场，若干网红面包、小吃店、杂货铺，充满生机与活力。这条老街近期迎来一股文艺新风，一家名为“稻田读书”的公益性文艺空间悄然开放，为这条原本就很热闹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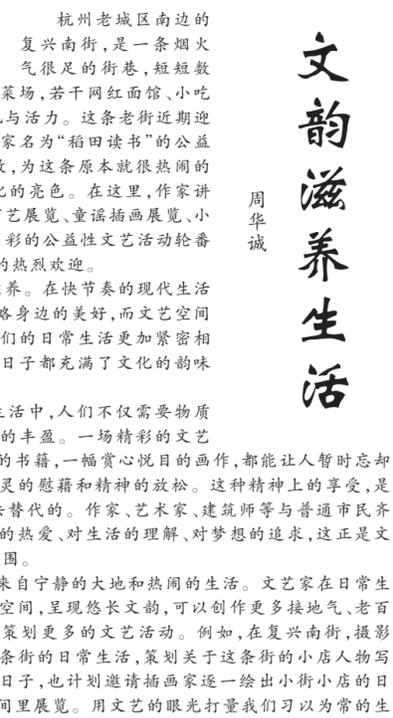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需要文韵滋养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身边的美好，而文艺空间的出现，让文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相连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和艺术的氣息。

在纷繁的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，更渴望精神的丰盈。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，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，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作，都能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放松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，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。作家、艺术家、建筑师等与普通市民齐聚一堂，分享对文艺的热爱、对生活的理解、对梦想的追求，这正是文艺空间努力营造的氛围。

文艺来自人民，来自宁静的土地和热闹的生活。文艺家在日常生活中，可以开掘诗意的滋养，呈现悠长文韵，可以创作更多接地气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，策划更多的文艺活动。例如，在复兴南街，摄影家、作家一起寻访这条街的日常，策划关于这条街的小店人物写真，记录他们的闪亮日子，也计划邀请插画师逐一绘出小街小店的日常场景，并在文艺空间里展览。用文艺的眼光打量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，往往能重新发现日常的永恒意义，也能激发与提升我们对美的感知力、欣赏力、想象力。审美力的提升，不仅让我们在日常中发现更多的美好，还能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。

在“稻田读书”文艺空间，人们留意到一些画面，穿工作服的保洁人员会在此停留，在喝水小憩时捧起一本书来翻看。在附近马路上工作的停车收费员也会来到文艺空间，静静欣赏一件南宋占盆景复刻花盆盛装的插花作品。南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说，在复兴南街这样的传统老街上，一个个咖啡店、读书空间和文艺场所成为热门打卡地，正说明烟火气、年轻态与新消费主义有机融合，带来了流量，也为城市商业更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能量。

生活即艺术，艺术即生活。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地方文脉，一定会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。今天的人们，如何接续古老的文化传统，滋养当下的美好生活，是需要思考、需要去做的功课。艺术与生活，从来都不是割裂的。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，就藏在每一个烟火日常中，也藏在每一个文艺角落里。



▲中国画《霜甜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▲中国书画《霜甜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张健

▲中国书画《霜甜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张健

泸溪的烟火

王跃文

当我们踏足山河，去寻访书中的旧友，或者翻开书页，去开启精神的运行；当我们在节气里体会天地的变化，或者在民俗中领悟传统的意味，我们都在切切实实感受文化的影响。文化的韵味不仅在典籍中，更在生活中，流淌于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之间。发现文韵，便是发现生活的诗意与美好。本版集中推出一组作品，与读者朋友一起寻找生活中的文韵。

——编者

我同泸溪的缘分，皆拜文学所赐。年轻时读沈从文的《湘行书简》《湘行散记》，知泸溪有奇山秀水，河岸绝壁高处洞穴里还藏着神秘的赭红色箱子。沈从文曾在船上观看泸溪人五月十五赛龙舟，热闹一整天，吃过晚饭，清风朗月，河面上，头包花帕的竞渡后生仍不想散去。读沈从文写泸溪的文字，那时岁月真是清苦，但人们耕织劳作，讨船上的生活，上集镇做买卖，唱歌看戏，敬神祭祖，安静地过着日子。一个黄昏，沈从文船到泸溪，听得“满江的橹

歌，轻重徐急，各不相同又复谐和成韵。夕阳已入山，山头余剩一抹深紫……小船上各处有人语声、小孩子吵闹声、炒菜落锅声、船主问讯声”。浓郁的烟火气息，让沈从文几近沉醉，“我真感动，我们若想读诗，除了到这里来别无再好的地方了。这全是诗。”沈从文这话是对新婚妻子张兆和说的，让我这半个世纪之后的青年生出对泸溪的向往。

我真的到泸溪，却是读沈从文之后又30年。80多年前沈从文听得满江橹歌的沅水依旧滔滔不绝，我却寻不到那响起炒菜落锅声的老街了。五强溪水库的尾水淹没了武陵镇，起于唐宋的泸溪老县治不得不搬迁新址。那是仲春时节，我随湖南作家采风团，乘船顺沅水往北，一路风和日丽，山青水明。浦市白沙两镇间的沅水是沪辰界河，右岸高崖壁立，其地属辰溪，看景却全在泸溪。沈

从文当年坐船回故乡，吃住多在泸溪，看的景致也在对岸崖壁上。我寻看悬崖上的赭红木箱，偶尔可见，比沈从文看到的少了，但崖壁之上的奇观却是万古不变的。那些出自造化之手的斑驳色彩、奇幻图式、诡异象形，千万年之前就己定稿了，甚而崖缝间凌空伸出的那株古柏，多少年之后还会是那不变的姿势。泸溪人看了世世代代的好景，我这远客到此除了昂首凝望，只有深切的拜服与敬畏。人事代谢，江山却不会老去。沅水左岸则是泸溪、间或高山耸峙，间或田畴绿野，间或烟树人家。河滩处必有柳树，柳林间常有牛群，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可闻。河湾处偶有鹅鸭，白鹅喜欢单腿立于岸边小睡，麻鸭则不停地扎猛子捞鱼虾。看鹅鸭的人远远地坐在柳树下吹凉风。当年沈从文写泸溪百姓，说是“这些不幸负自然的人，与自然妥协，对历史

毫无担负，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”。今天泸溪柳林下的鹅鸭鸭信，清闲自在也是真的，但它们却是知道世界的，世界也是知道它们的。

此后，我便常去泸溪。去年7月，我再次造访泸溪。登临涉江楼，看沅水浩荡北去，骄阳之下碎银闪亮的长河遁入无尽青山。探寻岩门古堡寨，老旧的城垣、望眼、门楼、村巷，令人生幽远怀想。重游浦市，想起沈从文说此地“出肥人、出肥猪”的调侃，便知这里从来就是富庶膏腴之地。这次去泸溪，印象极深的是寻访沅水河边的五果溜村。村名颇有寓意，细问方知，村上盛产桃、李、杏、枣、梨五种水果，为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。盛夏正午，老少村民闲坐长亭喝茶纳凉。水稻已经金黄，快要收割了。各色瓜果都在地里好好地长，柑橘尚是青绿，梨子刚刚脆甜，香瓜鼓着肚脐，西瓜已结白霜。所谓五果，只是村上传统品牌，如今其产业产品早已多种多样，既有现代柑橘育苗基地，又有荸荠产业示范园，还养殖稻花鱼，居然还出产南美白对虾。沈从文在《长河》里写吕家坪的柑



▲中国画《霜甜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小时候，我家中也有类似摆设，中堂是一幅硕大的写意山水，山峰疏林间有三个行人，还有一只猛虎卧于溪河之侧。那出自我父亲舅舅的手笔，但我父亲初中毕业就入伍了，对此画何谓应该一无所知，因为在我成长过程中从未听他讲过这幅画。直到有一次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，看到著名

从几幅画说起

刘大先
的儒道释三家文化和谐共处的《虎溪三笑图》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我家那张画描绘的就是这个故事啊！我不知其他地方如何，记忆中吾乡农民家中多有如此陈设。我就见过邻居家中梅兰竹菊的条幅、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”的字联。它们也许是某个乡间文人的作品，也许就是春节前从集市上买来的新年挂画，不过是主人家平凡生活中为数不多的

去地坛寻史铁生

夏歆

我知道，这注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寻访。我要寻访的主人公，病逝14年了。但我还是来了，在北京一个薄雾笼罩的秋日。我的书柜中，放着两本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一本是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，平装本，第二十一次印刷；一本是201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，精装本，第二次印刷。这些年来，我陆续陆续看了多遍，很多情节，历历在目，一些纸张，已经泛黄卷曲。想起地坛，我就想起史铁生；想起史铁生，也常常想到地坛。一个公园因为一个人而被牵挂，想必是这个公园的荣幸。



我客居的成都与北京隔着1800多公里，这些年，我到北京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每次来，我总不会忘了地坛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总想去逛逛。史铁生在这个曾经荒芜、破败的园子里，从青年到中年，待了整整15年。他在这里看天看地看流云，最终看到了自己的内心，从而找到一条开凿于纸上的自我救赎之路。

不知不觉中，薄雾散去，太阳探出头来，从笔挺的白桦、浅黄的银杏、遒劲的苍柏枝叶缝隙处，洒在凳子上、草丛间、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。人顿觉温暖起来，舒服起来。看着在地坛公园谈天说地的老人，我不由又想起史铁生。如果尚健在，才73岁的史铁生，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也许正在

年里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，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，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，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，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。”但现在的地坛不仅拾掇得干净整洁，花草树木葳蕤可观，还因闲中取静的清幽环境，成了市民健身散步的好去处，到处都是悠扬悦耳的音乐声响，到处都是人流汇织的欢声笑语。

我漫无目的地在地坛走着，思维却追随着那辆轮椅和轮椅上思想者的印迹，那些熟悉的场景不请自来：那个善良、操劳、克制的母亲，也许她的足迹与目光，和史铁生一样遍布地坛的角落；那对长期相敬如宾，牵手散步的恩爱夫妇，他们就那样年复一年优雅平静地向生活伸出的尽头；那个每天都来练嗓子的年轻人，他的歌声也许并不是那么动人，执着的情怀却足以唱开这里的花、唱醒这里的草……这个园子就是一个世界，有人在这里沉思默想，有人在这里蓄势待发。这个世界让人感到：不管生命如何弱小，不管命运如何坎坷，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，都有活下去的理由。活着，本身就是意义。

与人闲聊，也许正在开怀大笑。然而，人生没有坦途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陷入困境的时候，无论是找友人倾诉，还是向亲人抱怨，或者一个人默默吞咽，都是内心在渴望寻求一种力量，借以支撑着继续前行。也许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个“地坛”，它或者是向隅的一阵哭泣，或者是坚守多年的一项业余爱好，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无论哪一种，都是我们心灵的港湾，是我们内心的隐蔽角落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，只要走进自己的“地坛”，就能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地坛就是引领史铁生穿过幽暗人生隧道的那道光束，正如莱昂纳德·科恩所说：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

晌午时分，沿原路走出地坛，差点和一辆“吱吱”前行的轮椅撞了个满怀，马上惊慌地说了一声抱歉，只见一名中年男子定在我前面，车轮已在他熟练控制下稳稳停住了。男子没有气恼，倒是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，一头乌黑的浓发下是一张白净的娃娃脸，米黄色的裤子配着鲜红的毛衣，显得活力十足。我再次拱手道歉，定定地目送男子摇着轮椅消失在微微泛黄的银杏大道的尽头，就像50多年前那个喜欢长跑的老友日送进入地坛公园的史铁生一样。

话书香

李建永

女儿在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工作，平时做合成生物化学之类的实验，有闲暇时便会跟我通电话，讨论一些有关读书的话题。某日，女儿问我，爸爸，什么是书香？我说，古人以芸香草藏书辟霉，所以有书香之说。后来，书香不再限于藏书了，也可泛指爱读书的社会风气和爱读书的家风，比如书香社会、书香门第。

女儿又问，通过刷小视频、抖音什么的听书看书，算不算书香呢？我说，这可是一个新问题。不过，我倒觉得，通过新媒体听书看书，也是书香。只是就我自己而言，更喜欢读纸质书，更爱纸的书香罢了。

其实，我平时也刷小视频、抖音什么的，但每次真的想读点书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去翻阅纸质书。“老去读书随忘却”，读纸质书不同于刷视频，你可以随意在书上勾勾画画，也可以钩玄提要，把重点记在扉页上，还可以在天地地脚随手写下感想。翻阅的时候，或者写文章需要相关资料的时候，翻开每一页都像遇见“老友”一样，你会会心一笑，很是自得。

我一直以为，这是我自己多年的习惯，并不适合年轻人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女儿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我也爱纸书香，我觉得纸质书更有实感。”我说，如何个“实感”法呢？

女儿说：“就像爸爸在纸质书上记下自己的心得和感想——特别是读爸爸读过的、留有笔记的纸质书，我能够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书香。这在电子书上是无法感受到的。”

我一时有点感动，也有些感慨。我告诉女儿，在我少年时，村子里很多老户人家的家门上，都还能看到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木刻对联。“耕”是体力劳动，能够让人吃饱穿暖；“读”是精神劳动，能够让人知书达理，增长见识。“诗书继世长”，就是说咱们老家当年的家风与乡风，书香浓郁，斯文流传，可以长久地润泽后世子孙。

女儿可能也是受了我的影响，即便远在深圳，也老爱跟我耍书。

近日，她又打来电话说，咱家不是有两套同样版本的《左传》吗？请给我寄一套吧，要爸爸批注过的。她还开玩笑说，我要在爸爸批注过的书上再作批注，将来传给我的孩子。

一番话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说，你要真能这么干，那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！

“大雪”这个节气很富有诗意。试想，早上一起来从屋里推门推不开，从窗子朝外望望，原来是一夜大雪封了门，人需要从窗里跳出去扫雪，把封门的大雪扫开，人才能从屋子里一个接一个地出来。这样的早上，随便望空一喊，或者是哪怕咳嗽一声，声音都会显得格外的清亮。大雪之后的清早，不知为什么总是能听到喜鹊的叫声，那也是格外的清亮好听，“喳喳喳喳，喳喳喳喳”，喜鹊也不只是说，一开口就是连叫四声，叫两声的没听过，叫三声的好像没听过。它落在树的最高枝上，在大雪过后的清晨，尾巴一点一点，“喳喳喳喳，喳喳喳喳”。什么意思呢？没人知道，但总是喜庆的、好听的，没人不喜欢喜鹊叫。

老母鸡的叫声却往往是一声或者两声，成群的老母鸡从空中掠过，它们是的一声我一声地叫对答交谈，好像是在高空上讨论着什么，“哇——”“哇哇——”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它们叫着飞着，叫着飞着就那么飞远了。也不管人们在下边有多少想法在心里疑惑。人们看着越飞越远的老母鸡都会在多想，它们这一天天地飞来飞去，到底是去了什么地方呢？这简直是没人知道。到了晚上，它们又飞着叫着，飞着叫着地飞回来了，它们晚上住在什么地方？我知道它们的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医院附近。医院附近的那些树一到晚上就会落满老母鸡，几百只，或者比几百只还多。有人到那些树下去扫老母鸡，一扫就能扫半筐。据说这些老母鸡能治眼疾，但怎么个治法，谁也不清楚，难道是弄些老母鸡直接抹眼睛上吗？我问过几个中医大夫，他们都说不知道，这种事问西医可能也不行，西医也不懂这

个。据说我们老家的土医生知道，但买张票回去就为了问问这事也不值得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那些老母鸡究竟被拿去做了什么。

大雪不好，我从小学就比较喜欢下大雪，一下大雪就可以出去堆个雪人，找根胡萝卜当鼻子，找两个小煤球做眼睛。可大雪这节气也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总能听到猪叫声，因为在我的东北老家，这个时候要吃杀猪菜。那么老大的一个锅，里边“咕嘟咕嘟”满满炖的都是酸菜和猪肉粉条，这个菜据说是最炖越好吃，如果外边下着大雪，还可以喝两杯。还有就是，大雪一过就可以蒸黏豆包了。豆包师傅这几天是最忙的时候，他是被人们到处请去给人家和时间。他只负责和面。头和和好面，隔一晚上，第二天再来看看面发好了没有，“发好了，蒸吧！”他一声令下，这一家人就忙忙忙一整天。多少黏高粱配多少白面居然也是学问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去问大学的教授，他们也未必能说得出来。做黏豆包在东北是件大事，一冬天吃的黏豆包要一下子全蒸出来，然后全放到院子里去冻。豆包师傅也不收什么工钱，顶多是拿些黏豆包回去给他的老婆交差。

等一场大雪

王祥夫



大雪节气，所谓“大”，即“盛”的意思，“至此而雪盛矣”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大雪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，此时天地已寒冷寂寥，土壤在积蓄生机。在民间，老百姓认为人与自然是同样的，所以大雪也是进补的好时节。大雪时节虽然天地清冷，然而早上起来，外面照例是喜鹊在叫，一连四声，可真是清脆好听。走出门看一看，说是“大雪”，但老天爷好像还连一点下雪的意愿也没有，真希望它来场大雪，给新的一年预兆一个好收成。

家乡在皖西霍山。这里自古崇德尚文，腊月里“请对子”的传统代代相传。打年货时，人们就会备好大红纸、墨汁，以供“请对子”之用。

何谓“请对子”？家乡人对大门的对联非常讲究，认为是家庭的脸面，最能体现家庭的文化素养、家风传承，所以一定要郑重地请学富五车的老者拟定，把上年的收获、感悟，来年的愿景、渴望，都凝聚在言简意深、对仗工整、平仄协调的对联里，这是相沿成习的自觉。在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在，虽然自己也能拟联，但人们依然遵从“请对子”的习俗，以示重视，二含自谦，三显恭敬，觉得请来的对子，更具仪式感，贴在大门和庭院，喜气洋洋，火火红红，“门楼子”气宇轩昂，神采焕发，这个年才过得有意义，心里才踏实。

进入腊月，有名望、善书法的文化人，成为十里八乡的“香饽饽”，谁家拽，那家请，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。但是，多年积累的功力被乡亲们认可，他们倒也乐此不疲，欣然愿往。

按照约定的日子，家主早早上门请先生。听闻先生将到，周围的邻居手拿准备好的红纸，也一起涌来，笑脸迎接。先生来到主家的堂屋，主妇忙着倒茶，主人敬烟，先生入座，稍事休息。一会

儿，先生一声：“干活！”大家不约而同站起身来，忙不迭询问是否需要帮忙。先生诙谐地说：“那就劳你发财的大手，牵李绕吧。”先生起身，来到桌前，从自己的行头中，取出大小不等的毛笔，顺势摆在笔架上。然后挑上尺寸相适的毛笔，在清水碗里沾了沾，提起来看了看，觉得可以，随手拿起墨汁瓶，拧开盖子，将墨汁倒入空中碗，顿时，浓浓的墨香飘散在空气中。先生双手把铺在面前的红纸捋了捋，消除凹凸，使其平整。随后，提起笔，在盛着墨汁的碗里蘸了蘸，屏住呼吸，聚气凝神，挥毫泼墨，无拘无束，笔走龙蛇。少顷，一副对联即大功告成。主人连忙声道谢，边把写成的对联呈上空白地方晾着，等候收墨。大家围拢过来，一饱眼福，啧啧称赞。

近些年，家乡的党政部门顺应老百姓的需求，每年腊月间，都会邀请书法家、文化志愿者前往乡村，义务为群众拟春联、写对子。如今，这已成了家乡人忙年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乡亲们赶“文化之集”，请“春节之联”，家乡的新年俗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。

腊月里，迎着一张张笑脸，漫步在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乡村，我仿佛看到，一扇扇大门，门楣上红彤彤的对联，像一束束报春之花，扑面而来，为宁静的乡野，增添了喜庆与热烈。

请对子

谢明

谢明